

语·路

旅游学术随笔集
(一)

戴斌

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语·路

——旅游学术随笔集(一)

戴 斌 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巨瑛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路:旅游学术随笔集. 1/戴斌著.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637 - 2279 - 2

I. ①语… II. ①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0454 号

语·路——旅游学术随笔集(一)

戴斌 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 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 tepcb. com
E - mail	tepx@ 163. com
印刷单位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3. 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 00 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言

PREFACE

今年仲夏之际,好友戴斌先生将一部即将付梓印行的书稿寄我,嘱我赠数言以为序。虽然此前也曾应人之邀作序,但盖不出学术之范畴。而此番是要为戴斌君一部有关学问心性的随笔作序,终于令我颇费踌躇。套用曾巩的一句话:“予之知君,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又且以戴斌君在旅游学术界的影响而言,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与戴斌相识十数年来,过往频频,于觥筹交错之外,每当论及学问人生之事,亦颇有会心知意之妙。正是这种情感关系和身份顾虑,使我倍感此序之难为,于是也就拖延至今。

细读戴斌的《语·路》,感觉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感觉颇不同于读他的学术作品。这些随笔往往洋溢的是恣肆潇洒之情,传达的不乏旷达深邃之意。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每每在心中画上几个问号:从筹建并领导中国旅游研究院走向逐步成熟的不俗事功,到这部作品所流露的婉转曲折、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哪一个更能作为戴斌君的存在性标志呢?是不是每一番事业成就的背后,都铺垫以个人心性上的某种代价或埋没呢?这后一种情况在学、政尚可统一的古代已不乏其例,而在当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习当中,是否已成必然的常态了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不一定是戴斌君作品中直接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成了我这先睹为快的读者不时在脑海中浮泛的古怪念头。这也许是因为,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大脑是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思想在随之翱翔飞举,情感在随之激荡回旋。所以,即使类似上述这些问题一时还不能求得答案,但我已经要感谢这部书稿所给予我的思想启发了。这也许就是一部好书的魅力所在!

既然是一部好书,何不相邀读者诸君共同欣赏,而我多言又何益!

是为序。

谢彦君

2011年11月11日于大连灵水湖畔

目 录

CONTENTS

语者·论者·学者	1
夜歌,或者想起驿站	8
快乐的和寂寞的	11
文华的味道	16
小说的世界与旅游的现实	19
花样年华,或者非现在的旅游	22
走在理性与感性之间	25
那些远去的歌声,还有麦田	28
一边听,一边回忆	31
边缘的状态	33
穿行在十面埋伏中的风一样的日子	35
寻找乌金贝隆	37
独自夜奔的“行者”与“他者”	41
可可西里的冷山	43
梅花三弄	46
面朝大海的黎明	50
画出来的传奇	53



那些花儿的欢颜	56
写在秋的边上	59
当秋天经过的时候	62
有雪漫天飞舞的旅程	65
书生意气总关情	69
想念远行的日子	72
遥想桃花绽放的校园	76
随风逝去的芳华	80
人间四月天	84
色彩·五月	88
六月,在南方	91
穿越历史的冰冷的温暖	95
民歌	99
苦夏	103
天凉好个秋	107
此情可待成追忆	110
想象春天的冬季	114
乌镇,枕水的人家	118
化蝶的江湖	122
木瓜燕	125
听风	129
月光之外的城市	133
云破处	137

万水复千山	141
梦里的红妆	145
离歌	149
开往未来的地铁	155
八千里路云和月	159
知了	163
陌上花开	167
阳光下那些远去的背影	170
听听,那水声	174
霜叶红似二月花	178
无梦的徽州	181
一轮明月	184
初霁	188
叶落花开	192
笑傲江湖	196
唇齿之间的故乡	200
千古侠客原是梦	204

语者·论者·学者

——我的旅游教育观与研究观

一、语者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人类文明——旅游活动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类型之一——的守夜人和传承者,旅游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告诉教育对象旅游是什么,包括旅游的本质、起源、演进历程、包含要素、内外部关系、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等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旅游教育的从业人员首先是一个已存事实的叙述者,一个语者。

为达到这一目的,语者首先必须学会搜集材料,包括对与旅游相关知识的学科载体,如旅游学原理、旅游经济学、旅游企业管理学、旅游者行为与心理、旅游发展史、旅游影响研究等间接知识的掌握与了解;也包括语者通过自身的亲历或人类学、社会学所说的“田野调查”活动来积淀对旅游者、旅游企业家、旅游业经理人、行业主管官员以及其他相关公众的感性认识。其次,语者还要学会对这些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加工。这就需要语者必须有一种熟练掌握的工具来整合这些材料。这种工具可能是某一学科,如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体系;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理论或命题,比如我所熟悉的经济学领域中的成本理论之于罗纳德·H. 科斯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比如需求理论之于张五常教授(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有了工具,语者才能自由地选择材料,而不是为浩如烟海的旅游相关材料所淹没。最后,语者还必须具有或者努力培养自己具有



优秀的转述能力,也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把别人的思想说出来;而不仅仅是让自己成为别人思想的简单容器。比如在旅游企业管理领域,如果我们一味地跟在旅游发达国家的语者的后面,他说标准化服务,我也说标准化服务;他说规范化管理,我也说规范化管理;他又说个性化服务,人本化管理,我再跟着说,而不具体考察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旅游企业管理所处的阶段,终将导致我们的学术空间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这种转述能力还指向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演说的激情、节奏感的把握、传统与现代教学工具的熟练使用等。

作为一个语者,我想除了上述一些“信息”和“知识”的转述与传授外,还必须以自己的人文底蕴和信仰体系对学生加以导引。在西方的大学教育中,信息、知识和智慧是三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当我们专注于向自己的教育对象转述各种各样的旅游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时,如果导致“智慧”的缺位,那将是莫大的遗憾。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所表达的一个让所有语者不得不震撼的观念:“……故此我发现我们必须推拒知识,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尼采、汉娜·阿伦特都曾经引用过这句话)。毕竟,高等教育不同于技工教育,没有对于行者——他(她)们因为千差万别的原因而不得不奔波在旅途之中——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注和相应的历史感,我们的学生就是学会了大量的景观规划理论、经济分析工具和企业管理知识,并辅以大量的实践,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将来能否成为我们一直呼唤的旅游企业家和高层次的旅游业经理人。

说到人文教育,这让我想起自己一直很敬仰的经济哲学家汪丁丁教授“关于研究生制度的讨论”中所说的“教育者的缺位”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研究生没有“老师”——我想他在说这句话时并没有把旅游领域排除在外。对于一个职业语者来说,这是一个不能不为之深思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当代语者,如果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的大学要么将成为西方学术中心的“殖民地”,要么成为旅游企业的“培训部”。作为一个好的语者,他必须告诉其教育对象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对于研究生层次来说更应该如此。



二、论者

论者的角色定位是解释,通过研究旅游过程中的各种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告诉社会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为社会所接受,也可能暂时不接受,更可能永远也不会认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论者的执著,也不妨碍我们站在学院派的立场上历夏经秋的诉说。

论者总是体现并承担着学术传统的养成和传承的重任。当我们把论者的活动结果以语者的身份告诉学生时,就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所说的那样:“书中每一种观念都追溯到它的创始人,然后陈述这种观念的逐步修正和变化,并且将各观念早期的双重的或三重的意义分开,直到使每种观念作为单一的意义和我理想中的政治经济科学里的其他观念结合起来为止”。(《制度经济学》“前言”,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这一理念意味着当论者就某一专题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时,必须首先做好文献——公开和非公开发表在期刊、报纸、会议论文集、互联网等媒体上的专门著作、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学位论文等——的综述工作——这包括文献索引、命题与理论的转述、评价与批判、进程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通过上述活动看一看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步。因为,“在引述这些文献的时候,我满怀敬意并深深地感到任何学术研究的进步都是边际意义上的进步”。(戴斌:《现代饭店集团研究》“第三章脚注”,中国致公出版社 1998 年版。)文献综述一方面体现着论者对前人劳动成果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论者对自己角色的认同。如果“论者”同时还兼任“语者”的工作的话,他(她)还必须把这一理念通过言行告知进入这一领域的学生。就像我对于这一理念的认知得益于在南开大学攻读“旅行社管理比较研究”研究生课程时的导师杜江教授一样。

说实在的,由于研究历史时间短、产业基础不足、对外交流不够等方面的原因,在旅游学的研究领域内,就某一个专题而言可能获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还不足够多,这将使论者在做文献综述时感到困难。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有必要



坚持这一理念,对那些非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成果也要加以注目。这样做无疑会增加论者的学术成本,但是它将增加这些成果作者的非物质收益,从而会使旅游学术的有效供给增加。

除了文献综述和逻辑推理外,论者选题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就是实践。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研究的“问题”来源于实践——要想不被别人认为是“在黑板上画供求曲线、在白纸上做智力健美操的旅游学家”,你就必须到旅游市场上去观察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地居民的行为,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写《乡村中国》那样去下笨工夫解剖一个小村庄居民的生活,就像科斯写《企业的性质》那样利用几个月的时间从电话号码簿上寻找存在业务关联性的企业并一一走访。正是由此出发,我在对近几年的旅游管理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搜索时,比较推崇刘赵平先生的《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扎扎实实地在野三坡做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实践的另一个含义是论者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旅游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勇于实践自己的旅游学理论的论者也是不多见的:检验和操作的复杂性就足以让太多的论者在“实践”面前止步不前,并转向“理论”层面、陶醉于自圆其说、自成体系中。但是从长期来看,“实践”却是论者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维度之一。

作为论者,最初的层次是对某一特定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旅游市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开放的、竞争的,还是封闭的、垄断的。在这一阶段,只需要应用别人已经证明的相关命题即可。更高一个层次的论者必须形成自己领域内特有的“命题”,如旅游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旅游的本质、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及其演进方向等。第三个层次的论者的任务是把相关的命题抽象成“理论”,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展开”。这些“理论”最终会形成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旅游学术领地。最高层次的论者的追求的目标则是“体系”——从概念、命题到理论的梳理与创新。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体系”的构建者,是对一个旅游教育从业人士的最高激励。

形成“观点”,可能只需要聪明就够了;要将一个个“观点”上升为“命题”或“理

论”，则必须掌握现代旅游及相关学科的基本分析方法，并至少能极其熟练地运用一种研究工具。而能否达到“体系”构建者或原创者的层次，则在相当的程度上依赖于论者的天分了。

三、学者

无论是语者，还是论者，未来都是可以预期的：给定相应的环境、天资、努力、机遇等约束条件，给定由个人偏好构成的目标函数，我们是可以求出极大值的；唯有学者是无法预期的。这一角色已经抛弃了“理性决策”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或范式的“硬核”（拉卡托斯语），独立行走在“以最经济的方式配置最稀缺资源”的主流制度之外。或者说学者资源的供给并不是以价格信号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而是以追求真理的信仰为导向的。

我们也可以说学者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她）总是行走在寻求真理的旅途中，探求着那些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答案的事物。仿佛早期的朝圣旅游者，在自己心目中的圣灵的感召下，永远不知疲倦地行走在路上。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只是成就学者的必备条件之一。实际上，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最根本的是那种追求信仰、辨明信仰真谛的求知精神，而且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艰难独立的思索。在这过程中，来自学者内心深处和外部环境的苦难磨炼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有时，他（她）将不得不承受“少数”、“另类”之类的角色之重。

对于学者而言，旅游将不再是一个学术分工制度化意义上的“专业”，旅游只是一种“关怀”，对于行者——我指的是空间、时间和心灵三重意义上的行者——的关怀。这种关怀将充溢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地温暖着并不总是轻松自在的人生。就论者本人而言，旅游只是其思考世界的一个载体，他是站在旅游这块地基上，探寻着人类的精神家园。就像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的杰出代表顾准先生那样，“其所思考的问题，早已经超越了经济学领域，而进入了纯粹的思想领域”。（张晓霞：《中国高层智囊》第8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学者的最高境界可能是没有什么现实的功利目的的,而只是一种自由思考的状态。这里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真正地体验过这种境界。总觉得在中国目前的学术领域里,多数从业者讲学、著述的目的还是为了职称、名声和利益之类的东西,至少我自己目前就是如此。实际上大学者可能并没有《现代饭店集团研究》之类系统阐述某一领域的专门著作,甚至也没有为学术的或非学术的刊物写下太多的专题论文,如 R. 科斯 50 年间只公开发表了不超过 10 篇的论文,而就是这屈指可数的文字构成了其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凭着这些文字他奠定了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他(她)也可能只是听随着灵感的召唤写了一些没有参考文献的小册子,如同托尔斯泰中年以后放弃了自己早期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著作,转向对和平、人类集体与个体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最后竟放弃了所有现实的事物而离家出走……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睛竟有些湿润起来:家,不正是一种目的和依托的象征么?旅游,不也正是对家的背离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离家,意味着他将在思想的世界里永无归途地做了一个自助旅游者。在路上,他用一种悲怜而又热切的目光关注着自然、历史、社会与人类,偶尔会写下一些札记,诉说他对这个世界的爱恋——可能会有人整理,也可能只是随风飘逝了,多数时候,他只是默默地行走着。

也许,这样的行者多了,中国旅游学术的精神家园才会慢慢变得厚重而温暖起来。

这是我从事旅游教育与研究以来的三个梦想,也不知道将来能实现几个,就像我对于这个世界无法把握一样。可是有梦想并在她的感召下不断行走着,总是令人充满生的激情与活的自由。就像“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我只知道一直向前走着——在你的灵魂与我的现实边缘。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 1999 年的初秋,刚好完成了与杜江教授合著的《旅行社管理比较研究》一书,一时间很有些茫然——每次费尽心力做完一个稍大些的课



题时,总是如此。完稿以后,竟不知这篇半随笔半学术的东西发在哪里为好,也不知该不该公开发表。原文载于《旅游学刊·2000 教育增刊》,当时还在《旅游学刊》任职的朋友付蓉编辑曾经以为感性的文字多了些,是否可以改动一下。可是我总是觉得这篇东西实在是每一个字都难以割舍,也许这些走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汉字正是我内心深处一直追求的吧。)

夜歌,或者想起驿站

不知为什么,对现代意义上的饭店(hotel),特别是饭店集团(hotel group)接触得越多,我就越发怀念起那些只存在于历史记忆中的驿站了。

今年的“五一”旅游黄金周,吸引了 4600 万人离开家园,加入了行者的行列。受深圳策划 2000 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邀请,为了一个旅游项目的事在江苏宜兴待了几天,还在南京经济学院停留了一个晚上。数天以来,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住宿接待业市场上的中低星级酒店“火”了,不少酒店的开房率达到百分之一百。据各相关媒体报道,全国各大旅游景区和城市也是如此,还有不少景区所在区的家庭腾出自己的住房,开设临时性的家庭旅馆。这促使我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旅游者外出的家园究竟在哪里?现在市场的酒店产品真的能够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吗?什么是中国酒店业的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方向?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一边看着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的时候,那些古老的驿站、客舍就会从历史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伴随着青青杨柳、阳关散曲和书生浪漫飘浮在现实的烟雾中。

记得描述驿站最多的朝代大概属于唐朝了。实际上,对驿站的怀念首先是对浪漫的追忆,对驿站主人对苦旅中普通人的关怀的缅怀与感动。

这种怀念首先是对本原意义上的旅游的怀念。酒店是旅游市场上一种致力于降低旅游行程中的非主体费用、提高安全感,从而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旅游者队伍中来的制度安排。每当我看到需要花费数百元、上千元才能住上一个晚上的酒店,就会想到这样几个数字——1998 年全国旅游人次为 6.94 亿、1999 年全国城镇人口中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月人均收入是 992 元——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抑制最有旅



游潜力的青少年群体和普通的工薪阶层成为旅游者的制度安排。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国际青年旅馆联盟(IYHF)在阐述自己终极目标的一段话:“提倡对世界各国青少年的教育,尤其是那些条件有限的青少年,鼓励他们更多地去了解、热爱和关心郊野,以及欣赏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小镇的文化价值。另外,提供里面没有种族、国籍、肤色、性别、阶层或政见区别的旅舍或别的住宿,以促进青少年对本国和国外人际关系的更深的了解。”总觉得中国的酒店经营管理者在拟定和阐释自己的管理理念时,是应该从中吸收一些内涵的。

低廉的价格并不是驿站或经济型酒店的唯一特征,殷勤、好客、人文关怀才是它的底蕴。服务的项目可能没有高星级酒店那样多,但是服务却是一样温暖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的业者放弃那种职业性的冷漠和纯粹交易的理念,真正从心底把旅游者当作离开家园(也是追寻家园)而需要关爱的客人时,驿站精神才会摆脱“旅游产业化悖论(the paradox of tourism industrialization)”并在旅游市场上闪现出熠熠的光辉。

毕竟,饭店是为旅途中劳顿的行者提供抚慰心灵之所在,它可能并不豪华,也没有分工明确的员工队伍为你提供金钥匙服务,但是它就那么存在着——富态而又显得文化底蕴的店老板,干净又殷勤的店小二,屋子里有一些已经远去的行者所留下的有形无形的氛围,屋子外边的垂柳边可能系着几匹马——一想到这些意象,那些生命中的过客就会在漫天长沙中、灯红酒绿的夜色中感到那种可以触摸的慰藉。

当然,在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的今天,最持久、最有保证的供给是,让供给者有利润可得的供给。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利润是单位产品的销售额减去成本费用后与销售数量的乘积。从中我们至少明白酒店利润增长的三个来源——酒店客房的平均售价、销售总量、成本费用,前两个与利润正相关,后者与利润负相关。所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多人次、小花费的旅游市场,我们的业者除了在价格上下工夫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在降低成本费用和扩大销售额上多动一



些心思呢?比如引进科学管理,比如特许经营、联号发展。古代的驿站也是联号发展的,只不过其供给者是非利润最大化导向的国家(朝廷),分布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今天的利润导向的业者怎么就不可以这样做呢?比如景区度假酒店联号。

对驿站的怀念也是对未来中国饭店业(hospitality industry in China)的一种期望。当希尔顿饭店公司正在筹划下一世纪在月球上建造带高尔夫球场的五星级豪华饭店的时候,当西方国家向那些富豪们预订2010年外太空轨道站上数十万美元一个晚上的星际饭店的时候,当西方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津津乐道于数字化饭店(digital hotel)的时候,中国的饭店经营者何为呢?也许驿站以及驿站所包容的内涵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难得的启示:专家学者们不是说21世纪的旅游与酒店业是科技与人文主导的时代吗?那些从古老而悠长的历史隧道中走出、在文明的遗迹熠熠地散发着人文关怀情感的长长短短的亭子,不也是另一种饭店经营理念的象征么?

想起驿站的时候,脑海里还会有一支夜歌的旋律响起,李商隐笔下的蓝田之玉似的。

想起驿站的时候,几次登黄山、泰山时看到那些青年学生无法住饭店,只能拥有军大衣,以青春的热情去抵挡寒冷,去坐看日出云起的景象也会叠加起来。

想起驿站的时候,还会想起那些热爱风景的老人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在远离故园的地方牵手前行。

还有一次深夜走过北京地铁的过道,看到一些在里面避寒的艺人和流浪者,我的心里酸酸的,那时候我也想起了驿站。

也许,对驿站的怀念与追记,最终是对于饭店经营理念中那种平民化的人文关怀的向往吧。

2000年8月10日